

中野重治集



中野重治集

日本中野重治著

尹 庚 譯

現代書局印行

1934

No. 0620

中野重治集

實價六角

原著者	譯者	發行者	印刷者	出版者
中野重治	尹庚	洪雪帆	現代印刷公司	現代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

現代書局

分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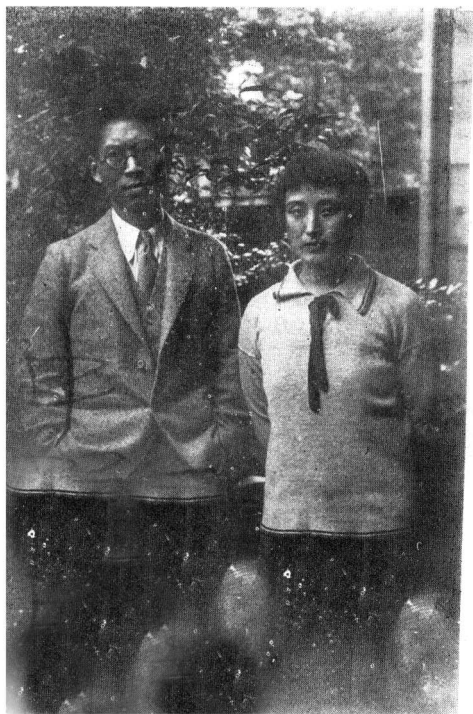
南京 杭州 開封 成都
 北平 重慶 鄭州 汕頭
 廣州 廈門 福州 貴陽
 漢口 九江 洛陽 南陽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1934, 3, 1, 初版

1—2000冊

現



中野重治 省像

題記

中野重治先生，是日本，福井省，高操縣人，生於明治三十五年，一月，二十五日。

先生本來是詩人，他寫了許多的詩。以後才寫小說。近年以來他所着力的，卻是文藝理論。

關於先生的小說，概括的說，在文字上我所認識的，是健康的，樸素的，通俗的美。在內容意識上，也正與健康的，樸素的，通俗的美的外觀，是一致的革命文學的內容意識。先生寫到許多大眾的生活，寫到許多人們的姿態，感情，以及意志。並且

爲他們，寫了許多他們要說也許說不清楚，要說也許無處可說的事情。（當然還多方面的寫到其他許多。這裏翻譯的祇是一部分。）我記起來了，先生曾經提倡“藝術家的良心”。先生說，有一次他在十字街頭，碰到一對唱歌的乞丐夫妻，歌唱到半途，以下要唱的歌，一時忘卻了，他們於是現出羞澀的神色了，臉紅了，這當前的情景，感觸到一種深切的意義，這中間正有的是“藝術家的良心”。先生是提倡“藝術家的良心”的，先生的藝術是講究真實的，在日本，有多少人感動先生的創作態度的嚴謹，創作心境的高邁，表示非常的敬意。

當我在東京的時候，有朋友曾經與我約好，去訪問先生。然而，那時候的環境，兩方都同樣的很壞，始終沒有方便會一次面，說一次話。關於先生的種種，我不能夠更多知道一點，到如今猶覺可惜。

尹庚。一九三三年秋，在上海。

目次

題記

• I •

老鐵的話

• 1 •

初春的風

• 35 •

看櫻花・送報的人

• 57 •

年輕的人

• 71 •

砂糖的故事

• 139 •

老鐵的話

——把繩箍上誰的嗎？

一 老鐵從福井省來

這年春天，蘆原溫泉村，發生自來水的敷設問題，地主霸據着村會正在操縱一切，老鐵與大家就包圍上去，結果村會反倒給老鐵與大家占領了。

地主及其走狗，這回就吃大家敲了一頓，敲得喊他們的娘。不過，老鐵因為爬上望火樓的梯子去過，說是犯了什麼罪了，就被當局打進福井的牢獄，關了六個月。到公開審判之後，檢察官要求裁判官處刑被告的刑期，比刑期未判決之前，不料還要長久。老鐵是要上訴的，趁便他就來到東京。

我與老鐵，在稍前一些日子，曾經聚在一堆吃

飯，而且談話。有一次談話，我一下子記起了老鐵寫得一手刮刮叫的字。我與老鐵，成為相識已經很早，然而這個傢伙寫得那麼一手蠻好的字，一直到看見他未判決時寄來的信為止，我並沒有知道。

於是，我就佩服的說了：

“老鐵，你寫得一手嚇人漂亮的字啦！”

老鐵一邊笑，一邊回答了：

“是啦，你知道。正因為寫得不壞，我就此有過一回到皇族的跟前去顯本領的事。”不過，老鐵陡然的就沉下臉色，他像是不屑自己所說的話。

“啊，到皇族的跟前去顯本領嗎……”

二 於是老鐵說話了

在十五年前，我還是小學校五年級裏的學生。那時候，有了所謂皇太子巡遊的事情，於是嘩喇嘩喇的，就鬧得沸騰盈天。

“堂樣——我們那裏，佛殿叫做堂樣。那個堂

樣應當開光啊。”

“村道，要修理一番啊。”

“還有紀念樹亦栽起來啊。”

“怎麼啊。”

“什麼啊。”

可是，湊到秋天收麥的緊要關頭，大家正忙得要命。也許我們的村落正擋在巡遊的路線上吧，這卻一點不相干。菊花采紋的車（註一）所通過的地方，那是有縣衙門的城市，假如從我們的村上走去，要走九里多路，又還須再趁二十五里多路的火車！

在上一次的所謂國家大事，佐賀省東松浦縣，某一個村上，就因為國家大事紀念，與祠堂屋改築，亦嘩刺嘩喇的鬧得沸騰盈天。極其難受的，對於佃租都不能夠繳納，與稅金也交不出的農人，每一戶頂少的卻要分派到五塊錢的強迫捐款。不過，總之對手是國家大事，村長與村會，以及各部落的

有力者，加之是××。所以他要怎麼辦都說得出來。

可是，在那裏，有一處不知道是幾個村落的公共浴堂。公共浴堂的板牆上，一夜之間接接連連的就貼滿“派司脫”（註二）了。

“祠堂屋的改築，那也不很壞！不過，用的是女兒的肉身的賣身錢，是耕牛的肉身的賣身錢，恐怕祖宗菩薩並不歡喜啊！”其中有這樣寫的。

這一來，管他什麼村長，管他什麼村會，亦管他什麼警察，祠堂屋改築案那個媽的東西，清清楚楚的就不曾給它照辦。阿彌陀佛，想來他一定歡喜的！

不過，那是我們村上十五年之前的情形。如今的情形是不同的，粗壯年青的伙伴，跨過積雪的山嶺最高處，不管積雪有二尺三尺厚，他們還是去趕他們的座談會。

堂樣也開光，而村道也修理，這真是教大家抽

了筋，又剝了皮，並且還投到油鍋中去熬的。因此，要是提起村上一帶的情形，在皇太子巡遊之前，已經像是出了毛病的汲水唧筒，祇聽到它的金屬部分軋擠得咯咕咯咕的響，水卻一滴也抽不出，情形正是這種樣子，而在我的這個頭上，卻有了不得的名譽，掉下來了。“在縣下，不知道幾千的小學生裏頭，卻挑上了擔當皇族的跟前去顯本領的光榮！”

我的父親，與我的娘，這一來都弄得怕的發抖了。接着，就亂嘈嘈的發生了爭執。

娘的主張是：

“那樣不必要的交際，總得省省好！”

父親，因為如此，卻很嚴厲的回說了：

“不是普通的交際啊，這麼說還不明白嗎！”

“那麼是怎麼啊？”

“是在天皇的跟前，寫好了字獻上去他看看！”

我卻在旁插一句嘴：

“不是天皇，是皇太子。”

“皇太子是怎樣的啊？”

“是天皇的兒子。”

因為說“沒有特別的不同。”於是父親就更發脾氣的對娘叱罵：“還不明白嗎？你這沒有頭腦的人！”

可是，要娘沉默下去，卻不能夠：

“然而，一聽山田老爺的話，木鞋不買不行，圍裙（註三）不買不行，帽子不買也不行。正月裏的木鞋都無法去買，圍裙與帽子，又上什麼地方買去！”

可憐的娘，但是想到了，還有更成問題的。娘到後就嚟嚟的哭了：

“不止這樣子，趁火車的錢，亦少不掉啊！”

不過，到底輸的是娘。即使不是必要的交際，處此時勢，也無法免去，僅僅有以下一點，娘與父親的意見都一致了：

“總之，話是板野先生與山田老爺說的，這非

擔心不可！”

(註一——車上繪有菊花的采旗，乃日本皇族專用的車。如同商店貨物上的註冊商標一樣，他家不得假冒，否則就算犯了皇法。)

(註二——即Poster一字。乃傳單標語等等。)

(註三——各國的服制是不同的。日本男子作客，也穿圓裙，正像中國的男子，要是出門去大多加上一件馬褂。)

三 暫且從板野先生說下去

所謂板野先生，是給我們教書的一個女先生。真是一個可惡不過的東西。

上一次國家大事時，有一個被殺的人，是三重地方的大澤君，聽說也是小學校裏的先生。先生有的好，有的真真夠壞。

這個先生那裏，我卻很吃了幾次打的。最初被打的一次，我一直到如今都記得分明。

那一天，板野先生吩咐了：

“人手足刀尺(註四)，寫起來。”

我沒有一分鐘，在石板上很好看的，就寫成了一行。我的右隣，(我並排的一頭，除這個右隣以外沒有人了。)一個拖鼻涕的小傢伙，不知道怎麼的，他的石板照舊那麼的漆黑。稍後，他這傢伙好容易才寫下去：

“人手足𠂔尺”

我瞧到了，心裏就爲他發急了。不久，板野先生說：“噯，放下手去，”一邊拖着草履，一邊一排一排的看過來。這個不是過失，我左眼朝向教壇，右眼卻朝向右隣的那個小傢伙，我就失聲的教他了：

“糊塗！刀字寫反了……”

這個聲響，卻像是“短字寫橫了”，我自己也着慌了，那個小傢伙也倉皇失措的。我的左眼，沒有理由朝向教壇了，結果，我吃了一打。

那種打法，又非常的便手。板野先生，一聲不作的走攏來，一起手，我祇有聽天由命的。然而料